



图片报道：中秋感恩 2015年中秋节之际，明慧网收到大量世界各地民众向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问候的贺信与贺卡。这些贺信除了来自各地法轮功学员外，还有大陆的普通民众，他们由于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在生活中化解了危难，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佑护，因此发自内心地表达感恩之心。

习近平在纽约 一路面临“法办江泽民”

【明慧网】2015年9月25日，习近平抵达纽约参加第七十届联合国峰会的前一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联合国总部的对面和习近平将要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外和平地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横幅。

26日和27日，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联合国大厦前以及去联合国的多个必经路口继续打出真相横幅，表达诉求。

NBC记者与哥伦比亚大学校内记者分别采访了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露西说：“我们是修炼团体，对政治没有任何诉求。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因为长达16年的迫害还在继续，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

法轮功自1992年5月从中国大陆公开传出，其“真善忍”的原则使众多学炼者迅速达到了身体健康与道德提升。然而1999年7月，江泽民因法轮功学员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党员的人数而妒恨，发起了迫害运动，并专门成立了法外机构“610办公室”（类似中央文革小组）来执行他的个人意志。江泽民集团以酷刑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又导演“天安门自焚”等假案欺骗民众、挑动仇恨，为升级迫害铺路。江泽民滥用职权和国家资源迫害法轮功学员，把中国社会推向了丧失道德基准的境地。

自2015年5月至今，已有超过18万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及亲属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书，另有世界28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也向中国最高司法机构控告江泽民，敦促司法部门对迫害元凶江泽民提起公诉。

在纽约，有近300名法轮功学员邮寄诉江控告书到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其中大多数控告人都在国



习近平的车队多次在法轮功学员打出的真相横幅前经过

内亲身遭受了残酷的迫害，李琼就是其中的一位。

因为坚持信仰，李琼四次被非法劳教。期间为了强迫她放弃修炼，中共人员对她施以酷刑，包括：灌浓盐水、强迫坐小板凳几个月不许睡觉、把她吊起来几天几夜、手反绑在背后、把被单撕成条把人象捆粽子一样捆绑在一起，长达一天一夜，使人疼得在地上打滚。为了掩盖罪恶，不法人员在隔音的密封房间里对李琼施酷刑。

此次法轮功学员们在纽约和平请愿期间，不少人接过法轮功真相传单阅读，有的则停下来和法轮功学员做短暂的交流。善良的人们都对这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表示同情和愤慨，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人权组织“法轮功之友”的会长艾德勒认为，法办江泽民，对于中国转型进入正常社会，至关重要。

艾德勒会长说：“迫害好人，把好人心说成坏人，就让真正的坏人占据了高位。任何国家都应该褒扬实践‘真善忍’的人，那样国家才会更好。” ◇



图片报道：

2015年9月18日~20日，第十六届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期间，法轮功学员在圣彼得堡晨炼、讲真相。

硅谷工程师：无病一身轻的境界

【明慧网】谷歌网络管理工程师张增俊今年57岁，他看上去温和儒雅，走路时迈着稳健的步伐。但是，17年前，他曾被一种奇怪的头毛病折磨得痛苦不堪。

“那时候，我一到周末就头疼，一上班就好。我特别喜欢睡觉，可是一睡觉就头疼，不能闭眼，看书动脑的时候能稍微好一点。”张增俊首先去看了西医，他是科罗拉多大学综合电讯管理硕士毕业，认为小小的头疼病对现代医学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

可是西医检查的结果很令他失望，“说我血液太黏稠，如果大脑思维不活动，血液就不流动，头就会疼。他们说没什么治疗方法，只好多工作一会儿吧，大脑多活动。”

张增俊觉得这不是个办法，过不了几天人就得被拖垮了。他准备再去中医试试，中医的回答更干脆：“都



美国硅谷工程师张增俊

没有见过的病，治不了。”

张增俊继续四处打听治病良方，因为他头疼得实在没办法。后来听说了法轮功。“炼功不到两个月就好了，到现在17年了没有再犯过，都快想不起来头疼是什么滋味了。”张增俊不再头疼，炼功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下班以后，张增俊喜欢在谷歌公司宽敞舒适的健身室里，和同样修炼

法轮功的同事一起炼功。五套简洁优美的功法让他们身心愉悦。

他经常和朋友谈论健康感悟。张增俊说，做好人是身体健康的决定因素，这不是牵强的联想，而是他炼功以来的深刻体会。他解释说，做好人就是多考虑别人，看淡名利，心里踏实了，内在压力缓解了，人变得平和，这种心态使他在与上司和同事的交往中游刃有余，心境开阔身体自然会好。

张增俊也看到现代社会做好人很难，面对各种欲望的诱惑，人很难把握自己，“只有修炼，才能把做好人坚持下去。”张增俊说：“修炼是件美好的事情，就是按照‘真善忍’的宇宙原则主动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好。”

“只有达到修炼的境界，才会真正无病一身轻。”这位硅谷工程师对此坚信不疑。◇

【明慧网】2014年8月的最后一天，怀孕9个月的女儿还没到预产期，突然破水了。女婿来不及从国外赶回，我陪同她去医院。

到医院24小时后，她仍然没有动静，继续破水，情况紧急，医生催促打催产针。女儿怕药物对胎儿有影响而不打针，她说有信心一定能顺产。医生让签字，后果自负。

女儿平时目睹了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病的身体康复了，暴躁脾气改了，她经常感慨：大法太好了！

母子平安

女儿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念着念着，觉得胎儿有动静了。她念的声音越来越大，她小妹说：你小声点。女儿说：不念肚子痛，念就不痛。入产房时她还在念，医生说：你不痛吗？还顾上说话？女儿说：一点不痛，只觉得肚子里转动。

女儿仅用19分钟顺利生下孩子，母子平安。医生称奇说：“看人

家38岁，头一胎，顺产、没折腾。”

此前医院里的很多人都听到了我女儿在待产时念“法轮大法好”。天亮了，不少待产的孕妇和家属都过来赞叹大法神奇。



遭三年冤狱 沈阳牛桂芳视力模糊、走路无力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沈阳五十四岁的法轮功学员牛桂芳女士被非法判刑三年，走出冤狱的大门时，眼睛已看不清东西，腿走路无力。以下是牛桂芳自述遭受迫害的经过。

绑架、抢劫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晚，我被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道派出所警察绑架。警察给我戴手铐、脚铐，把我固定在铁椅子上大半宿，放下来时腿肿得已经不能走路。期间听到看管我的警察和协警在议论说：“抓到一名法轮功奖赏一万元，今天抓到两名法轮功两万元能不能兑现？”

当晚所长韩显军、新城子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段庆祝及李野、吴丕辉、吴林巍等人多次提审、恐吓我。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进屋抄家，抢劫走我家大量物品。

折磨、构陷

而后我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一看守所。我绝食抗议对我的非法关押。看守所警察赵敏把我叫到外面，抓着我的头发带我到三区队长沈翔宇的办公室。她俩又把我带到医务室，队长沈翔宇拽着我的头发，管教赵敏、一名医生，两个女杂役配合，把我绑在床上对我迫害性灌食。他们用一根黄色的非常刺鼻难闻的塑料管子，从我的鼻子插进去，一直插到胃里，我痛苦地身体本能的挣扎、扭动。他们就用力按着，那种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二零一二年九月五日下午一点多钟，沈北新区“610”两人（其中一人叫商大维）、国保大队警察两人，其中一人姓吴，共四人把我非法外提到新城子街派出所对我威逼、恐吓。他们把窗帘拉上，将门反锁，用“苏秦背剑”酷刑折磨、骂我，逼我按手印。我不按，他们就使劲掰我的手，我痛得大叫，他们其中一人就从我身后一只手狠劲搂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拿着脏抹布狠劲堵我的嘴。我的手、胳膊被掰伤了，当时就肿了。现在都不敢使劲，一碰都疼。抹布从我嘴里被拽出来时上面沾着血。其中国



中共酷刑演示图：铁椅子

保大队俩人还架着我逼我跨大法师的法像。一直折腾到四点多钟，他们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由于我的手疼得厉害，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穿脱衣服、洗衣服、上厕所等都是监舍里好心人帮忙，一个月之后才有好转。

非法判刑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我被非法判刑三年。我的家人为我请律师上诉，他们走过场维持原判。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我被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所谓“集训矫治监区”一小队。在那里被强制洗脑，不放弃信仰就不让睡觉，每天二十四小时被犯人看管，到晚上睡觉时，你得向狱警申请借被子，“首先得承认是罪犯，不承认是罪犯”，就不给你被子，大冬天让你睡在光板床上。强迫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答污蔑大法和师父的题，直到把你精神和身体折磨的承受不住。

在马三家监区遭受的摧残

四十二天后，也就是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被转押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马三家子监区二分监区一小队。在那里强迫超负荷劳动，每天做迷彩服等各种服装，活多时加班加点，要干十三个小时，把人累的身体

打晃，吃不下饭，体重急剧下降，视力模糊看不清东西。而且狱警不允许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说话。每月还逼迫在“罪犯考核分表”上签字，不签字就打骂、体罚。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九日晚，我因洗劳改服被犯人李丽告到队长那儿，坐在旁边的副大队长尤岩不允许我说话，上来就骂我，还说这里是监狱、没有你说话的权利。我跟她说：监狱也得有人权，文明执法，号子李丽（是管寝室吃喝拉撒睡的犯人）欺压所有人，你为什么不管？尤岩气急败坏的抓着我的脖领子，把我拽到没有监控的办公室，连打带骂还侮辱我。而且逼我向她道歉，不向她道歉，就把我关进了“小号”。

小号里阴冷潮湿，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只有个小门洞，能送饭和水，晚上十点多钟给个破棉被套子，第二天一大早五点多就收回拿走。每天还逼迫我听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音。到了第五天晚上，我身体出现了心脏病、胃痛等症状，身体抽搐。她们给我吃了五粒“救心丹”连按胳膊再掐人中，我才缓过来。

我从小号里被放出来。打那以后，我身体一直不好，脚腿腰部一直浮肿，而且脚趾之间开始烂，疼痛难忍。同时，被沈阳市沈北新区国保大队及610人员掰伤的手和胳膊每天都在疼痛，有时睡觉都能疼的喊醒。就是这样，每天还被逼迫干十二个小时的活。

当我结束三年冤狱走出黑窝的大门时，眼睛已看不清东西，腿走路无力。

以上所述我所遭受的迫害并不是全部，十六年来我身体上所遭受的痛苦尚且能表达出来，但精神和心灵上所遭受的痛苦，包括我家人在这场迫害中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痛苦，都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希望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士伸出援手，共同终结中共及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好人的迫害。◇

【明慧网】在人生的旅途中会遇到很多十字路口，向左转还是向右行，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有的时候，你的一念就能决定一生的成败。

1921年，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从中共一大到五大，他先后任中央局书记等职务。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先后加入中共组织，1927年7月长子陈延年被乱刀砍死，1928年6月次子陈乔年被枪杀。长女陈玉莹两次到上海收尸后也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年仅28岁。1929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1932年10月，患病在家的陈独秀被捕。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却执意留下。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胡适夫妇尊重儿子的意见，把他留下了。在1951年中共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并在香港《大公报》上发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最终，在满院子的大字报下，在声嘶力竭的批判声中，他在绝望中上吊自尽。



1949年12月，老舍被中共邀请，从美国归来。第二年他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在中共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他满腔热情地为党创作、为党讴歌。1966年8月23日，老舍被红卫兵捆绑之后，被带往国子监孔庙批斗，在震天般的“打倒反革命分子”口号声中，跪着被轮番殴打，期间老舍被斥为“现行反革命”，被毒打至深夜。第二天，他独自在太平湖坐了一整天，深夜投湖自杀。

也许，当陈独秀选择成立中共的

那一天，就注定了他妻离子亡的一生。也许，当天真的胡思杜决定不离开中共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他的后半生要在心灵的煎熬与肉体的蹂躏中度过。也许，当激情的老舍接受中共邀请的那一时，就注定了他以后的被利用、被欺骗、被批判毒打的命运。

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陈独秀不献身中共，他也许成为作家让人仰望；如果胡思杜选择离开中共，他的生活会平静而幸福；如果老舍留在美国，有人说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惜的是，他们选择了相信中共。而中共是个靠谎言、暴力、斗争维持其统治的邪恶政权，谁相信了它，谁听了它的指挥，谁就注定成为它利用的工具、它暴力或斗争的牺牲品。

今天，中共以谎言和暴力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而那些听了中共话，跟着党走的人，也就在迫害中成了中共的帮凶。他们在扼杀善良百姓的同时，也在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如：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法官陈援朝，在全国第一个枉判法轮功学员，被记“个人二等功”。但好景不长，52岁的他，在万箭穿心般的绝症痛苦煎熬中了此一生。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一定要理性判断，要能甄别真真假假，要选择弃恶从善。一念往往决定一生。◇

神秘人说因果

【明慧网】清朝雍正年间，苏斗南先生在白沟河边的酒店里见到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一边喝酒，一边发牢骚，讲什么“天理无存，善恶无报”的话。

忽然，有一个骑马而过的神秘人物进来，对他说：“你埋怨世间因果不兑现？请想：好色之徒，必然得病；嗜赌之徒，必然输贫；抢劫之徒，必然被抓；杀人凶手，必然抵命；这些都是因果报应。当然，同是好色，禀性有强弱之分；同是好赌，手段有高下之别；同是抢劫，有首恶与胁从之差；同是杀人，有故意与误杀之分。那他们的报应，自然应该各有区别。即使报应，有的是功过互抵，有的是以明显的方式得报，有的是以隐晦的方式得报。有的人，福报未尽，须待

他日再恶报。势不能齐，理宜别论。非常玄奥精微！你依目前所见，而怨天道不明。说话太不谨慎了。”

“再就你本人来讲，你命中应做到七品官。因工于心计，趋炎附势，上天削为八品。你从九品升为八品时，心中暗喜，自以为得计。殊不知：是你的心性不够，神将你从七品给削降下来了。”

接着，那位神秘人物又走近他，耳语了好一会儿，再大声说：“你的这些事，全忘了吗？”那个朋友听后，吓得满身是汗，问道：“我这些隐私，你怎么都知道啊？”神秘人物笑着说：“人之所为，神灵尽晓。岂独我知！”说完话，出门上马，转眼就不见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因果不虚！

（摘自《阅微草堂笔记》）◇

警察带灭火器巡逻？

2001年，中共以“天安门自焚”假案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澳洲《时代报》2004年10月16日的报道对央视的自焚录像做出强烈质疑：“警方事先不知情，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难道警察带着灭火器巡逻？破绽还有很多，如：一名叫王进东的男子浑身烧黑，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大火中却不燃烧，到底是自焚还是拍戏？

